

「英」玛格丽特·列罗

Margaret Leroy 著
罗晓华 译

The
DROWNING
GIRL

彼岸的女儿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The
DROWNING
GIRL

彼岸的女儿

[英] 玛格丽特·列罗 Margaret Leroy / 著
罗晓华 / 译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6-2010 年第 397 号

© 玛格丽特·列罗 201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彼岸的女儿 / (英) 列罗著 ; 罗晓华译. -- 2版

. -- 沈阳 : 万卷出版公司, 2014.1

书名原文: The drowning girl

ISBN 978-7-5470-2943-5

I. ①彼… II. ①列… ②罗… III. ①长篇小说 - 英国 - 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70467号

THE DROWNING GIRL By MARGARET LEROY

Copyright: © 2009 BY MARGARET LERO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nderson Literary Management, LL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1 by Volumes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译文由三采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授权使用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50mm × 213mm

字数: 290千字

印张: 9.5

出版时间: 2014年1月第2版

印刷时间: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胡利

特约编辑: 刘萍

装帧设计: 垠子

ISBN 978-7-5470-2943-5

定价: 28.0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090

邮购热线: 024-23284050

传真: 024-23284521

E-mail: vpc_tougao@163.com

网址: <http://www.chinavpc.com>

| 佳评如潮 |

“本书结合了未解的谜团、超自然事件及一位母亲所面临的艰难处境，使得故事读来格外引人。这本小说会让你想要熬夜读完，或希望自己上下班搭的不是一辆特快车，而是每站都停的火车，好一路看到最后！”

——莎拉·明斯（Sarah Minns），《好读》杂志（Good Reading）

“这部读后让人久久难以忘怀的小说称之为现代版的《蝴蝶梦》，的确当之无愧！”

——黛安·史特雷辛（Diane Stresing）

“打从一翻开书，我就无法自拔——书里的诸多转折起伏让人大呼过瘾。我的英国读者将能体会我为何说这本小说非常适合拍成ITV的迷你影集！”

——克莱儿·史威朵赫斯特（Clare Swindlehurst）

“一个关于母爱令人心惊、着迷并予人启发的故事，此为哥德式悬疑小说的上乘之作。”

——凯瑟琳·贝利（Katherine Bailey）

“对于照顾一个你深爱却无法真正理解的孩子时会是什么情况，我鲜少看到有作者能够对这个主题做这样精确而感人的处理——但玛格丽特·列罗做到了！”

——阿黛儿·季拉斯（Adele Geras）

“这真是本非常特别的小说，作者深入刻划出书中女主角希薇的脆弱，让人不禁想进到故事里，亲自保护宛如真实血肉之躯的她。”

——露易丝·肯利许（Louise Candlish）

“这世上是否真有孩子在出生后仍记得前世的事？我认为这是个很有趣的构想，而我也喜欢玛格丽特·列罗处理这个主题的方式：从母亲的忧虑为出发点，再给予极具现代感的骇人转折。玛格丽特·列罗又再次写出一本令我真心喜爱的不凡小说。”

——茱蒂·克拉克（Judi Clark）

“在《彼岸的女儿》一书中，列罗柔美流畅的文字精确捕捉了女主角葛蕾丝灰心沮丧的挣扎，以及她的女儿希薇内心深处的焦虑与恐惧，让这两个角色依序在这个谜团的核心里发光发热。”

——麦可·李奥纳多（Michael Leonard）

“前世与今生在小说中融合交错，而书中出现的人物又让事件显得更加真实，本书不仅从头至尾捉住读者的目光，也满足了每一位读者的渴求与希望。”

——葛帝米·崔帕西（Gautami Tripathy）

“这是描写轮回转世与不安小女孩角色的类型文学中，最惊悚、也最令人动容的一部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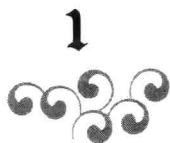
——珍妮·戴维森（Jenny Davidson）

“这个真诚且充满情感的故事，将从一开始就吸引住你的目光。当你与书中人物一同踏上即将揭开过去惊人事实的旅程时，请准备好爱上他们吧。”

——艾莉森·克立居（Alison Kerridge）

“列罗以氛围十足、丰富细腻的文字，诱引读者一步步踏入一桩令人不安的疑云。书中人物就如同她所描绘的英国及爱尔兰场景一般栩栩如生、引人入胜。”

——《出版人周刊》（Publishers Weekly）



当我们坐在凯伦的厨房里，边聊着彼此的孩子、边啜饮着白葡萄酒时，那种感觉真是棒极了。

放眼望去，周遭的人群全是盛装与会：费欧娜戴着晶莹闪烁的华丽耳环，米凯拉则穿着凸显她傲人双峰的贴身上衣，只有凯伦做了适当的打扮——谈起扮演宴会的女主人，她可是非常专业的——此时她摇身一变成了风情万种的女巫，身穿裙摆参差不齐的黑色雪纺纱连身裙，搽着樱桃黑指甲油。她身后的窗台上放着几只南瓜灯笼，而门缝钻进来的寒风正弄得烛光摇曳摆动。

远处孩子们开始尖叫。于是我们全转向敞开的起居室大门，看着魔术师从袖子里变出几只蜘蛛。凯伦的夫婿李奥正在那儿维持秩序，并起劲地鼓掌喝彩。大伙不停赞叹魔术师技巧精湛，直说凯伦能找到他真是太好了。这位魔术师相貌平凡，开着肮脏的小货车来到现场，身上还穿着再普通不过的牛仔裤与“酷玩乐团” (Coldplay) 的T恤；然而，如今披着银蓝色丝质斗篷的他，看来不仅耀眼万分，又充满了神秘感。

“我最喜欢手巧的男人了。我可以带他回家吗？”米凯拉说。

魔术师将两条丝巾抛向空中，落下时丝巾便已打好了结，孩子们全看得目瞪口呆。他们玩到现在，一个个都有些衣衫不整：面具塌的塌，斗篷垮的垮。凯伦的儿子乔许坐在起居室前头，手臂上贴着从桑斯伯里超市买来的疤痕刺青，小女儿莲妮则扮成女巫贴身的小黑猫；而我的希薇正坐在莲妮身旁，抓起

她雪花装的裙摆，心不在焉地咬着白色缎带的布边。

希薇原本也想跟莲妮做一样的打扮，但那套衣服可是柯林顿礼品店里最昂贵的万圣节服装，不是我们负担得起的，于是我不得不取下店里衣架上的雪花装，拿到她面前，希望能在不惹恼她的情形下说服她。她望着镜中的自己：这件雪白轻薄的服装是棉布的材质，还拖着长长的缎带。希薇有着丝绒般的淡色发丝，鼻子上散布着浅浅的雀斑。穿上白色洋装的她看来尽管苍白，却很适合她；我自己比较喜欢鲜丽的色彩，可以的话真想将我的宝贝扮成彩虹仙子，但是明艳纷杂的色彩似乎会吓着我的女儿。最后，看见希薇对着自己镜中的倒影笑了起来，我总算松了一口气。

我总是痛恨日常生活这样的时刻；我多希望能给我的孩子买些能让她快乐的礼物，哪怕只有一阵子都好。我怀疑桌边这几位母亲没有一个能体会这样的感受——她们不会了解当希薇穿不下原本的鞋，或是当我们收到其它孩子的生日宴会邀约，却没有多余预算买礼物时，我内心有多惊恐。

当其它几位妈妈正忙着交换宴会表演者的电话号码时，交谈声淹没了我。透过米凯拉身后的窗，我望着凯伦的花园，看着近晚昏暗的天光逐渐没入湿润的泥土，而莲妮跟希薇夏天时曾在里头玩耍的树屋，其尖锐的轮廓衬着夜色，恍如利刃划过。今晚显得好宁静：户外没有一丝微风，阒静无声。稍早当我与希薇抵达此处，停好车、步出车门时，静谧的氛围随即围拢而来，仿佛披上一件无缝的外衣，就连挂在某家人苹果树上的风铃也文风不动。停满车的宽敞街道上，除了一只鸟儿明亮悦耳的鸣叫声外，什么都听不见。空气中弥漫着十月时节混合着泥土与潮湿腐叶的熟悉气味。希薇跑在我前头。为了搭配服装，我让她穿上夏天的白色凉鞋，她每踏出一步，坚硬的鞋底便划破寂静，发出嗒嗒的声响。我在她身后喊道：“小心点，希薇，别跑过头了。”她转过身看着我，张开手踮着脚尖，神情专注，仿佛正试着在崎岖的地面上保持平衡，而她差点就要跌倒似的。

“我听得见自己的脚步声，葛蕾丝。我听得见脚步声呢。”

“是啊。”我说。

“我有双好吵、好吵的脚呀。我可以当个舞蹈家。我是个舞蹈家，对不



对，葛蕾丝？”

“是啊，没错。”我说。

她踮起脚尖转了个漂亮的圈，因为意识到自己正穿着漂亮新衣而开心。接着她又迈开了步伐，在灰暗人行道的衬托下，仿佛一抹轻烟，或是一阵白色薄雾；她是如此苍白、却又如此鲜明，犹如这条逐渐被黑暗笼罩的寂静街道上，唯一的生命。

离凯伦家几户之隔的人家，当时正好把南瓜灯笼拿出屋外放到了窗台上，点上里头的蜡烛。我与希薇停下脚步欣赏那盏灯笼。灯笼上刻着夸张的表情，有着又尖又俏皮的牙齿。

“葛蕾丝，他在笑对吧？南瓜先生在对我们笑呢。”

“是啊，他在笑。”我说。

那时的她好愉悦，能够敞开胸怀，相信这世界是如此良善无害。我牵着她的手。她的手虽冷，但她仍紧紧牵着我的手。我最爱她这般快乐的样子。

此刻魔术师正在将他的表演导向一个盛大的结尾。他想要一名自愿者，孩子们全都热切地举起手，渴望能够中选。希薇也举起手，尽管不像其它孩子那般热衷。她的言行举止总带着些许保留，似乎刻意隐瞒些什么。我在心中默念：请别选她，拜托，千万别选希薇，但他却事与愿违地选择了她，或许是被她谨慎的气质所吸引了吧。他招手示意她向前，我则和其它所有母亲，看着她走向前去，坐在魔术师准备好的椅子上。

凯伦快速瞥了我一眼，脸上带着鼓励的微笑。“她做得很好。”她轻声说道。

她说得没错：那一刻希薇显得沉稳自制，她把握紧的双手靠在膝上，专注地噤着小嘴。那表情像极了多米尼克。

魔术师跪在她身旁，“甜心，不用害怕，好吗？我保证不会把你变成蝌蚪或什么的。”

她露出浅笑，显然是在笑他实在太过天真了，她当然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

他在半空中挥了挥魔杖，低声诵念着拉丁文的咒语。他快速用身上华丽的斗篷覆住她全身，当他得意洋洋地抽回丝质斗篷时，一只活生生的兔子正坐在希薇的膝上。孩子们齐声热烈鼓掌，希薇则抱着小兔子。

费欧娜转头面向我，说：“那是你的小女儿，对吧？”

“是啊。”我说。

希薇正小心翼翼地用手轻抚着兔子，似乎无视于其它孩子的存在。她看起来快乐极了。

“我不讶异魔术师会选上她。瞧她那头淡金色的头发，还有那双漂亮的眼睛。”

“我想大概是因为她坐在前头的关系吧。”我说。

“她长得实在是太可爱了。不过，每次听她直呼你的名字时，我总觉得好奇妙。当然，也是因为我们家比较传统的关系。”费欧娜说。

“那不是我教她的。”我回应。但她其实没在听我说话。

“是你强烈主张她这么做的吗？”她说。她的水晶耳环折射出刺眼的光芒。

“不，”我说，“那完全是希薇的选择。是她自己的主意。她从没像一般的孩子那样叫过我。”

费欧娜端详着我，看着我身上的牛仔短裙、缀着金属圆片的夹克、系着鞋带的红鞋。她比我年长，看起来也比我严肃、笃定多了。她的表情实在难以判读。

“她从没叫过你妈妈？连她刚开始会说话的时候也一样？”

“是啊，从来没有。”我感到自己仿佛受到了指控，赶紧咽下想道歉的冲动。

“天呐，”她脸上带着困惑的表情，“那她的爸爸呢？她都怎么叫他？”

“她从来没见过他。我是单亲妈妈，所以就只有我们俩只有我跟希薇。”

“喔，我很抱歉，”她说，仿佛让我做出这番告白让她感到尴尬，“你们的日子肯定过得不轻松吧。老实说，没有丹的话，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起居室传来一阵喧哗，孩子们正在魔术师的监督下收拾着东西。小兔子已经被放进篮子里。

“他也跟孩子一起玩着呢，你说是不是很棒？”凯伦说。

李奥走过来加满杯中的饮料。他穿着不太适合他的Polo衫；身材结实的话，在穿上正式西装时其实才是最好看的。李奥来自苏格兰，说起话来带着柔和的盖尔腔。他把手放在凯伦肩上，轻揉着她雪纺纱连身裙下的肩膀。我看得出来他很喜欢那套巫婆装，也许等宴会结束、清理完毕后，他会再要她穿上。

米凯拉凑近桌边，想跟我谈谈幼儿园的事。葛蕾丝，你还满意希薇上的



“小橡实幼儿园”吗？她听说园长佩斯巴登夫人活力十足，而她个人不太信任保姆，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她们私底下是什么模样，对吧？她也曾听闻有个保姆居然在午餐时间喂孩子吃不同口味的果冻，只因为孩子的母亲交代她得让孩子“摄取大量的水果”。尽管如此，能不用再面对费欧娜，还是让我松了口气。起居室里，魔术师正在召集孩子们玩咬苹果游戏^①，女孩们守秩序地排着队伍，乔许和其它几个男孩却还在房间里四处乱闯。

红酒的威力开始在我体内发酵。我倚在起居室墙上，放下了警觉，愉快地与其它人闲聊。我喜欢聊关于希薇的育儿经——这是我最大的享受之一，当人们专注听着我畅谈希薇的大小事时，总让我兴奋难当。窗台上的烛火摇曳闪烁，窗外是凯伦的花园，而黑暗正逐渐淹没篱笆下方的坑洞。

没来由地，我直觉地转过头。此时刚好轮到希薇咬苹果，她正跪在水盆边。这时只见一阵骚动：男孩们在水盆边胡乱扒捉，接着水花四溅——松木地板、希薇的头发与衣服全给弄湿了。我看到她写满惊恐的小脸，却来不及赶到她身旁。太迟了，我总是迟了一步。她仍跪在水盆边，面色苍白紧张、喘不过气来，像根绷紧的弦，其它孩子已经从她身边撤开。接着她放声尖叫。

孩子们纷纷退开让我通过。我跪在希薇身旁抱着她。她的身体僵硬，不停地扭动挣扎；她的尖叫声微弱尖锐，满是恐惧。当我试图用手去搂她的时候，她却抡起拳头推着我的胸口，仿佛我成了她的敌人。所有人都看着我们：其它孩子带着好奇、有些高傲的神情，女人们刚开始带着同情的目光，接着神情却转为不悦，一旁正在召集其它孩子进行另一项游戏的魔术师则一脸惊惧。我试着想抱紧希薇，但她极力抵抗，我实在办不到。我好不容易半拖半拉，将她带到了走廊。凯伦尾随我们出来，关上起居室的门。

“我很抱歉，葛蕾丝，”在希薇的尖叫声中，她急切地说，“我忘了希薇怕水。是我的错，葛蕾丝。我该事先提醒他的等等，别忘了她的礼物袋，里头有南瓜饼干。”她朝我塞来一只塑料彩袋，但我没法接下来，因为我还忙着用

^①：Apple-bobbing，万圣节时小朋友玩的游戏，参加者得设法用嘴巴咬起漂浮在水上的苹果。

手抱住希薇。“别担心，我会帮她保留的。真的很抱歉，葛蕾丝。”

我跪在凯伦家走廊那幅灰白色的高档地毯上，试图想捉紧希薇。有时，当希薇像现在这么激动时，她会反胃呕吐。我知道自己得尽快将她带离这里。

“宴会很棒，谢谢你的邀请。我会再打电话给你。”我告诉凯伦，希薇的尖叫却盖过了我。

凯伦替我们开了门。我设法带着希薇走出大门，来到天色渐暗的人行道上。她的哭叫声仍然大得吓人，划破了街道的宁静。

来到车边的时候，我将她搂在怀里，一边在包包里翻找钥匙，设法打开了车门。我坐进驾驶座里，将希薇抱到膝上紧紧拥着她，就这样坐了好一会儿。她逐渐平静下来，身子不再紧绷，整个人瘫倒在我身上，小声地啜泣着。她的脸颊满是泪痕，凝结的睫毛仿佛刷上了廉价的睫毛膏，衣服前襟也被泼溅出来的水弄湿了。

我替她抹了抹脸颊，抚顺她凌乱的发丝。

“我们该回家了吗？”

她点点头，接着爬进后座，系上了安全带。

我握在方向盘上的手不住颤抖。我知道自己车开得不稳，因此在来到每个十字路口时都格外小心。我平日开这部车送花，因此车上总飘着花粉味。我将仪表盘上那一小片断裂的蕨叶轻弹到车子底部，接着从照后镜瞥了希薇一眼。她的脸色惨白，仿佛刚刚才历劫归来。一股难以言明的深沉恐惧在我胃里翻搅。我总是试着忽略或排拒那种感受，那种希薇身上有些事是我永远无法理解的感受。她的哭泣声里，隐含着太多悲伤、太多恐惧。

我的公寓位在海菲兹区，那条街上全是维多利亚式排屋。许久以前这儿算是相当不错的住宅区，如今却成了红灯区。家门前的街道上会传来阵阵的汽油与尿骚味，还闻得到从市场传来瓜果腐烂的恶心气息。今晚天际灰暗如墨，万里无云；晚些等天色完全暗下来，将会看到满天星斗。几个裸露着大腿的妓女，正缩在特惠省廉价连锁超市旁的街角低声交谈，身边缭绕着香烟烟雾。

每每回到家时，我总觉得心惊。我们的公寓位在一楼，旁边有条小巷，我总担心会有人闯入，担心那些我常在街上看到、无家可归的人会闯进来。有



时我会想，我该选个不一样、更适合养育孩子的地方才对；这里虽然通风，有着挑高的天花板，但房子却很难暖和起来，浴室里还有个难以捉摸的热水器。年长的女房东身上总带着尤加利树的香气，穿着有虫蛀过的豹纹大衣。我们搬进这儿的时候，她曾针对如何使用热水器做了说明，但我始终摸不着诀窍。房子四处都给人空荡荡的感觉：我唯一负担得起的家具就只有脆弱的藤编家具，实在与这挑高的空间不太相称。房子里有几扇落地窗，外头有一小块花园——一块草坪，一面以黄砖砌成的墙，以及一棵倚墙而生的桑树。老实说，当初让我决定租下这间房子的，可能就是这棵桑树。我们第一次来到这儿的时候，它正在结果，在老房东的怂恿下，我替自己跟希薇各摘了一串桑椹。希薇伸出了手，我便把桑椹放在她掌心上。

“轻轻拿，小心别压坏了。”我提醒她。

她的双眼圆睁，闪闪发亮。她摊平手，低下头品尝桑椹，仿佛那果子珍贵无比。我原本以为她不会不喜欢，因为桑椹的味道太过复杂、太过微妙，酸甜中混杂着酒气；但她显然喜欢它的味道，慢慢地、虔诚地吃着，她的小手和嘴唇都沾上了鲜艳的汁液。

我推开门，把灯打开。每样物品都处在原来的位置上；宁静安详的起居室、白棉布窗帘和碗里的苹果正欢迎着我。我从花店拿回来的几枝向日葵正在桌上盛放着，它们尽管卖相不佳，仍有一两天的生命。

希薇累坏了。当我坐在沙发上、将她放在身旁时，她的身体沉甸甸的，头倒卧在我胸前。我闻着她的发香，看见她眼皮猛地颤抖。随着一次次的呼吸，她逐渐沉入了梦乡。我小心翼翼地将她放倒在沙发上，甚至屏住了呼吸，仿佛她轻易就会受到摧折。我从她房里取来鸭绒被，把泰迪熊摆在她身旁，再替她盖紧被子。她醒来的时候将是一切如常，宛如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我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品尝着周遭的静寂与希薇平缓的气息。我想到宴会上围坐在凯伦桌边的女人，她们规律的生活、手上的白金婚戒，以及充满自信的言谈。不知道她们私底下会怎么说我跟希薇？我想象着她们的对话：可怜的葛蕾丝，她的日子真苦啊！当然小孩本来就会闹脾气，但不会像希薇那样，她都快四岁了呀！让孩子知道你的原则可是非常重要的，当然，

葛蕾丝只能靠自己，单亲妈妈在教养小孩上总是比较难做……

凯伦——她会怎么想呢？她会加入讨论吗？她会表现出急切、担心，或甚至不太认同的模样吗？凯伦对我而言实在太重要了。我很感激能拥有她的友情，却也感到不安，因为我们的友谊实在太不平衡了：我从来就不能邀她跟莲妮到家里玩，因为我知道她看到街上那些针头时会怎么想。我们总是在她家聚会，而她家的起居室里总是有满满的童书、玩具和明亮的阳光，还能到有树屋与如茵绿草的大花园里头玩耍。

我是在生下希薇后，在产后恢复室里认识凯伦的。在这样的时间点相识真是奇怪：你张开双腿，接着身子出现一道裂缝，不得不卸下所有防备。夜里的产后恢复室实在太吵，我几乎无法成眠，多数时间都是躺着，透过婴儿床透明的玻璃墙凝望着希薇，并忍不住看了又看。我实在无法相信，世上竟存在着如此完美的生命。白天的时候，我会抱着她好几小时，喂她吃奶，或在怀里轻摇着她，心想：她是我的，属于我的女儿。当门用力甩上，她因而受到惊吓时，我便能感受到恐惧是如何穿透了她的身躯。我会想：她有的就只有我了，只有我能保护她了。我知道自己会尽全力保护她，必要的话甚至能为她牺牲自己的生命——我连想都不用想，就会这么做。这个“爱一个人胜过自己”的念头，让我感到欣喜若狂。

有时我会想起多米尼克，幻想着他已然来到我们身旁。我始终怀着这个无法浇熄的渺小希望，就像是那种恶作剧生日蜡烛，在你用力吹向它们后又再度点燃，就是无法熄灭。在我几夜失眠、精神恍惚的状态下，我以为自己听见了他的声音，他说话时那响亮又带着权威的嗓音，或是他走向恢复室时踏出的坚定步伐。我幻想着一切情节，那画面栩栩如生：他会走到我床畔，将希薇抱在怀里，像我一样地望着她、爱着她。我实在无法不去想这些事，尽管我理性的那部分明白，这些都不过是癫狂的想象；那时春天已过了大半，他大概正跟家人在法国的阿尔卑斯山小镇滑雪吧。

我知道恢复室另一头有个妇人正看着我：她有一头乌黑的秀发，往后扎成马尾，看来一副严肃而通情达理的模样。她有儿子、丈夫跟一长串的访客。我知道她的新生宝宝叫莲妮，莲妮提早来到了人世，头上还长着再一两天就会



脱落的浅黑色发丝。我看得出来她已经注意到一些事：除了我的雇主拉薇妮亚外，我几乎没有访客。拉薇妮亚来看我时，戴着珠炼与手链，头上围着她从德里市场买来的二手精致丝巾，为我捎来祝福与礼物。她织了些羊毛衣，还带了些她在八〇年代参加格林汉女子和平阵营的抗议游行^①时，用钳子从隔离栅栏上剪下的部分金属线，那时她跟数以千计的女人为“包挟核武基地”的理念而走上街头。此外，她还带了一卷她保证有助于希薇睡眠的录音带，里头录的全是鲸鱼的叫声。当然，她也带了花——足足一大把我最爱的黄色金针花。我的人生虽不完美，但这些花一定是全恢复室里最可爱的花了。

拉薇妮亚低头凝视着希薇。“她好美，就像朵含苞待放的小蓓蕾。”她说，像是给予祝福般，用指头轻抚希薇眉梢：“完美的小东西。”接着，她紧紧抱着我说：“葛蕾丝，你真是太棒了！”

我很高兴拉薇妮亚来看我们，那感觉就像是母亲又回到了我身边。但她离去之后，我忍不住哭了，哭得无法自抑，一边把希薇拥在怀里，一边忙着拭泪，免得泪水落在希薇脸上。

凯伦在那时走了过来，一手抱着莲妮，另一手拿着一盒牛奶巧克力。她坐到我身旁，将巧克力放到床边。

“感觉很难受，对吧？”她说，“昨晚我得在厕所蹲好几小时才尿得出来，结果那个该死的护士今天早上还来跟我讨论避孕的事，我直接告诉她，性生活可不是我此刻最想要的事。”她把巧克力推向我，“来嘛，笑一个。你得打起精神来。”

她用清澈、沉静的目光注视着我。她明了当时让我哭泣的，并不是生产的痛楚，但我们却经由伤疤与阵痛有了情感上的联系。她借我橡皮圈让我坐在上头，好减轻伤口的疼痛，我也得知她是盐巴浴的忠实拥护者；她拿巧克力喂养我，而当我提起多米尼克的事时，她安静倾听。依我对她的了解，我知道她对我是多么的慷慨。凯伦是个传统的女性，她骨子里非常地保守；她阅读的报

①：Greenham Common Women's Peace Camp，成立于一九八一年的女子团体，为反对英国政府将核子飞弹发射总部设立于格林汉空军基地，七万名抗议者于一九八三年四月曾一度聚集为一条十四英里长的人龙，将基地团团包围。

纸里充斥着通奸者警训的故事，以及曾经风华绝代的女子，如今却穿着不合时宜的暴露装扮的照片。她原本应该出于天性对我做出批判，然而她却是如此包容，甚至伸开双臂欢迎我进入她的生活。为此，我始终对她无比感激。

她告诉我：“瞧瞧她们俩，她们同星座呢。出院后我们一定要常聚聚。她们可以一起长大。”

我走到厨房打电话。在话筒里，我听见她的起居室里正播着莫扎特的音乐。

“凯伦，我很抱歉。派对很棒，你办的万圣节派对总是这么精采；魔术师跟其它的一切，她都很喜欢，真的。”

“我不该忘了水的事，”她紧张地说道，“这点你并不是没告诉过我。我真蠢，我该事先提醒魔术师的。”

“不，是我的错，”我说，“我该看好她的。希望我跟希薇没扫大家的兴。”

“老天，”凯伦说，“你的提早离开真是可惜啊！”

“是啊。”我说。

接着是短暂的沉默。她背后的悠扬乐曲渐歇，我却不想听到她接下来打算说的话。

“葛蕾丝，我希望你不会介意我这么说。”她小心谨慎地说，感觉得出来她字斟句酌：“但我们真的觉得你该寻求帮助。”

我顿时感到无地自容。

“小孩子都会闹脾气，不是吗？”我说，“我只要别太被她牵着鼻子走就好。”

“当然，小孩子偶尔都会表现得很反常，但不是像这样，葛蕾丝。不会像希薇那样。她听起来实在是太、太绝望了，”听见我没反应，她又说，“葛蕾丝，基本上，我们都觉得你该去见谁，比方说心理医师或专业人士什么的。”

我痛恨她所说的“我们”。想到她们坐在凯伦的高档厨房里谈论着我跟希薇，就让我深恶痛绝。

2



星期一早，当我抵达“乔纳与巨鲸”花店时，拉薇妮亚已经在忙着了。她已经取下万圣节的南瓜灯饰，正在一张锻铁桌前把秋龙胆草栽入花盆里。这张她从跳蚤市场买来的桌子，尽管早已锈迹斑斑，却依旧不失优雅。她手腕上套着一圈又一圈的手链，头发用洋红色棉布扎成马尾，脖子围着在印度古吉拉特邦买来的扎染围巾，这条围巾不仅有着长而柔顺的流苏，里头还交织着金色丝线。花店里浓郁甜蜜的气息——潮湿的泥土与纷杂的花粉气味——萦绕在我身旁。

拉薇妮亚寡居已久。她先生是个整形外科医师，十年前死于肝硬化。我总觉得他不好相处，但她谈起他时总是满怀深情。她曾做过物理治疗师，先生过世之后，她用保险理赔金开了这家花店，期待能展开新人生。我曾问她店名的由来，以为会听到对于痛失挚爱或开创崭新人生的深刻领悟，但她却以她特有的方式——神秘中带点自嘲——笑说她不过是喜欢那些字听起来的感觉。她一个人独居，却似乎从不寂寞。她的交友广阔——佛教徒、艺术家、表演诗人，这些人全是她在嬉皮年代时认识的。她告诉我，前一天她邀了三位相当年长的音乐家到家里享用西班牙海鲜饭，他们还在她家的起居室里演奏了科尔·波特^①的歌曲。

我告诉她派对上发生的事，还有希薇的状况。她眼睛定定地望着我，静静

①：Cole Albert Porter，一八九一年——一九六四年，美国少数几位词曲创作全能的音乐家之一，也是百老汇有史以来最有才华的音乐剧创作大师。波特曾为五十多部音乐剧与电影撰写词曲，留下了超过一千首以上的歌曲，所作歌曲皆以旋律迷人、内容丰富、技巧高超闻名。

听我把话说完。

“可怜的孩子，”她听完后说，“可怜的你啊。”

她仍凝视着我，眉间出现一道浅纹。她从不会纡尊降贵地提出建议，这点让我很感激。

我把几桶水仙花和蓝色绣球花拿到店前的人行道上时，皮肤沾上了水仙花淡红色的花粉，就像是沾上了印度咖喱中姜黄根的粉末。我经过谨慎选择，才把这些绣球花栽进天蓝色的金属盆里。我爱极了这两种亮眼的蓝色所交织出的动人色调。冻得刺人的空气摧残着我的肌肤；因为在花店工作，我的手总是布满裂痕。我拥有无数双露指手套，也总将手套晾在后面房间里临近锅炉的热水管上头，即使白天工作时也不忘勤换手套，但不管我怎么做，冬天时总还是觉得不够暖。

一如平时的星期一，时光点滴缓慢流逝。拉薇妮亚要我开车外出送花。首先是一大把纪念银婚、包含玫瑰与康乃馨的传统花束。来应门的妇女留着一头僵硬的髻发，随即露出了笑靥。她身后的房子看来井然有序，飘散着薰衣草和洗衣粉的气味——有机会瞥见人们的房子、他人生活的片段，总让我心醉神迷。接下来是一盒冬樱盆栽，收件人是一名披头散发、神情紧张的年轻女子。这盒脆弱、苍白、自我贬抑的花朵，似乎跟她很相称。她站在门阶上，看着我的神情中带着讶异与怀疑，仿佛这一切都是个错误，仿佛她觉得自己不该是会收到花的女性。与我交谈时，她不时触碰一侧脸颊，仿佛这么做才能让自己放下心来。将车驶离时，我忽然感到寂寞；是为了她或为自己，我也不确定。

最后一站位在时髦的别墅区，这类住宅区的门牌标示法总让人难以理解。我要找的是四十三号，但房子却从三十七号一下子就跳到了五十一号。我关掉引擎下车，边走边望进小巷，试着想找到对的房子。

我就是在送花途中认识多米尼克的。我当时十八岁，才刚到拉薇妮亚的花店帮忙。离开学校后，我做过无数份乏味的临时工作，能到花店帮忙让我兴奋极了。

那天我负责递送的是一盆装在藤编竹篮里的盆栽，也是我们做过最贵的盆栽，盆栽上头附的卡片还是由我亲笔填写的。接到订购电话的人是我，对方是年纪稍长的女性，说起话来语调尊贵、字正腔圆：“请帮我写上：‘生日快乐，给最亲爱的克劳蒂亚，最爱你的妈妈。’”然而，当时竹篮上一根尖锐的

